

---

Title	The 3 <sup>rd</sup> line of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Quantification of classroom-based teacher research
Author(s)	Soh Kay Cheng
Source	<i>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teaching in the world", Singapore, 27-29 December 1989</i>

---

This document may be used for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purpose only. This document or any part of it may not be duplicated and/or distributed without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Copyright © the Author

The 3rd line of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 quantification of classroom-based  
teacher research

Soh Kay Che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teaching in the world  
Singapore, 27 - 29 December 1989

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主办  
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  
1989年12月27-29日，新加坡

华文教学研究的第三路线：  
教师研究的量化

苏启祯  
(新加坡教育学院)

1. 从教育到研究
2. 化印象为数据
3. 慎思。尝试。验证
4. 教师研究的利益
5. 开拓第三路线

## 从教学到研究

在教育上，教学和研究一向是分隔开来的，被看成是独立进行的两种事务；教学是课室内的教师的职责，而研究是课室外的学者专家的任务。教师如果有机会参预研究，通常只是处在辅助的地位，帮助研究员进行实验或搜集资料。在这种安排下，研究问题由课室外而来，和教师的日常工作往往毫不相干。教师因此而感到研究对他们没有帮助，甚至只会增添麻烦，也是意料中之事。

从好的方面看，学者专家专心致志於研究工作，扮演知识生产者的角色，提供教师可能对他们有用的研究结果。这是分工。可惜，在实际情况下，分工並不意味合作。结果，学者专家和教师分道扬镳，甚至陷入道不合、不相谋的隔阂。

教师到底能不能从研究工作中得益，以提高华文教学的效率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教师必须亲力亲为，将研究当作教学的有机部份，使它成为教学过程中的一个例常的环节，实践教学相长的理想。

教师在繁忙的课务中，或许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每一节华文课是一个华文教学实验。这话怎么说呢？这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谈：

(一)教学效果是一个「或然」(probabilistic)而不是个「必然」

(deterministic)的现象。有的方法成功率比较高，而有的就比较低。换句话说，教学的成败不是全有全无的，而是或多或少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二)教师的工作繁忙，在教完一课后，更关心更迫切的是下一课的准备。因此，他往往没有时间针对已教过的一课进行深思反省。

(三)一般师训课程注重传授教师以教学技术，而不注重训练教师去发展自己的一套教学技术。这需要教师培养反省的习惯，並且作适当的记录。近年来，「课室研究」、「行动研究」、「教师研究」的推动，显然是为了纠正这种训练上的疏漏。

其实，教师可以很容易地把自己提升为「教师研究员」

(Teacher-researcher)。有专业精神的教师，在教学后会审慎思考，力求改进。虽然如此，教师通常没有受过研究法的训练，不习惯针对自己的教学历程和效果进行有系统的客观验证。教学经验立论一时不能摆脱主观感受的色彩。许多为语文教师编印的专业学刊中，充斥了缺乏数据的教学经验文章，正说明了教师研究有加以量化的必要。

## 化印象为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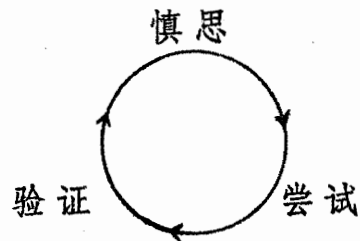
华文教师报导教学经验和心得，对有共同问题的同道，自有启示和鼓励的作用。然而，单凭个人的感想和印象，而作者和读者都以主观印象为依归，理性往往会被感性所湮没。从好的方面看，这能引起感性的共鸣。往坏的方面想，这会造成以偏盖全，甚至以讹传讹。

华文教学研究的量化，意味着将主观印象转化为客观数据。主观印象比较生动有趣，但客观数据比较精确踏实。经过客观检定，教师研究员对本身教学实验的效果，可以有比较肯定的结论。同时，在教学经验的交流中，作者和读者彼此都可以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进行客观的研讨，使华文教学的研究更臻科学化，理性化。

要化印象为数据，需要一些技术。这包括评测工具的编制，实验的设计，以及分数的处理。这些工具性的技术，可以帮助华文教师，在不受主观成见的影响下，探讨教学效果，改进教学，並提高华文教师的专业形象。

## 慎思，尝试，验证

要从事量化的华文教学研究，教师本身的教学经验和心得是个好的出发点。教师可以采取下列的循环步骤：



华文教师可以检讨惯用的教学方法，探寻可能加以改变而得到更好效果的方法，准备取代惯用的教学方法。谨慎思考所得的教学方法，必须在课室中实地尝试，才能得到印证。试教的效果，必须和原有的教学效果比较，才能肯定预期效能是不是出现。「慎思→尝试→验证」的研究程序，意味着华文教师有必要作「小心的假设，大胆的求证」。

一般教学情境中，教师对学生素质和教材内容并没选择的余地。

但是，教师可以影响教材的处理，学生的组织，学习活动的安排，教具的选用，以及评测方法的决定。这些处境因素，可能影响教学效果。可取的是，这些因素全都在教师的控制之下。因此，华文教师可以操纵这些因素，以提高教学效果。这里举出四个英文教学研究的例子，作为借镜：

(一)小学六年级学生在阅读叙述之后，必须提出思考问题。这种学习活动提高了他们事后的理解测验得分 ( Davey & McBride , 1987 ) 。

(二)大学生在阅读选文时，在重要词句下加线标明。这种学习活动提高了记忆测验的分数 ( Blanchard & Mikkelson , 1987 ) 。

(三)教师在周一给小学生一串生字学习，在周五测验。另一组学生则每日只学一部份，连续四日，在第五日受测验。结果，分散练习的成绩比较好，而且学生本身和他们的家长都注意到分散练习下的学习态度比较认真 ( Guza & McLaughlin , 1987 ) 。

(四)高小学生看字后，想象自己把字投射在一假想的银幕上。另一组听被念出的字母。又一组书空练习。结果，视觉意象组 ( 第一组 ) 的成绩最好 ( Sears & Johnson , 1986 ) 。

这些例子中的独立变素 ( Independent Variables ) 都是和语文无关的教学处境因素，是学生活动方式，但却影响语文学习成绩。

目前，十五名有经验的中学华文教师参考我院高级教育文凭课程，其中一项训练就是华文教学的量化研究。这些学员针对惯用的教学方法进行实验，探求提高中学华文教学的途径。

这些教师在课室中进行的量化研究，肯定了分散练习的优势 ( 许良贵，1989；沈海仕，1989；沈汉源，1989 )，显示了预习的好处 ( 郭耀龙，1989；林汉华，1989 )，否定了背诵对词语理解的作用 ( 曾贵侨，1989；陈进国，1989；黄永云，1989 )。他们也证实了听写对词语的记忆有帮助 ( 陈颖伯，1989 )；构词比赛和注解搭配能提高词语记忆 ( 钟巧珠，1989 )；选词填充和完成句子比背诵词语强 ( 杜玉珍，1989 )。其他的教学研究显示，小组活动和个别学习，学生在错别字的辨识上，效果相同 ( 李天安，1989 )；练习词语搭配和口头练习对造句能力没有不同的影响 ( 姜醒才，1989 )；着重选文大意和以词汇为重的练习，对课文理解的效果相同 ( 叶素慧，1989 )；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对篇章的理解没有不同的影响 ( 陈鸿能，1989 )。

## 教师研究的利益

课室研究不是没有缺点的。首先，它研究的是教学策略的效果，没有语言学理论作基础，不能帮助华文教师更进了解华文本质。其次，课室研究的对象是个别教师的班级，任何结论只适用在参预实验的班级，而不能推广到其他学习处境，对建立宏观理论没有直接的贡献。然而，从实用的立场来说，由教师亲力亲为的课室研究，有可取之处。

首先，它处理的是华文教学策略的改进，问题直接来自课室，结论也被用回到课室教学上；这种就地取材的研究，有如品管圈和工作改进队的作用，目的在求改进，有真实感。

其次，它把学习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原理应用到华文教学上，处理的是学习活动和学习环境对学习成效的影响，直接操纵有关学生的心智操作历程。

第三，课室研究促使华文教师针对习以为常的教学方法，进行客观的检讨，帮助教师科学地检验各种「理所当然」的客观偏好和信念，有去芜存菁的作用。

第四，要进行课室研究，必须先作一些技术性的准备。这促使教师学习语文之外的知识和思考方式。这是一种专业上的进修，不但能扩大教师的视野，也加强教师的信心，还可能提高教师的专业形象。

第五，个别教师在个别学校中所得的结论，固然应用范围有限，但是，如果许多华文教师都将课室研究当作正常工作的一部份，又能定期聚合，交换经验，这样日积月累。集思广益，也就在无形中提供了建立宏观的华文教学理论所需要的基本资讯。

## 开拓第三路线

「华文研究」和「华文教学研究」一向被当作二而一的事，虽然，它们是相关但不同的两种研究工作。它们的关系有如化学和营养学，有如材料学和工程学；「华文研究」是科，「华文教学研究」是技，两者互相为用，但要避免混为一谈。

从许多华文学刊和研讨会文集看来，传统语文分析最受注意，份量也最多。（注一）它们能增进华文教师对华文本质的深入理解，对

华文教材的编选，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近年来，以神经语言学的观点研究华文学习，已经累积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经验，增进了华文学习基本现象的认识，並修正了过去对华文学习的错误观念〔注二〕。这两个研究范畴可说是和华文教学有关的两个重要路向。

然而，无可讳言，要一般华文教师汲取这两个研究范畴的学识已经不容易，要教师把这些知识转化为教学原则，更是困难，何况研究课题有时纯粹是学术兴趣的行动化，不一定有最终的实用目的。

华文教师在教学上所面对的问题，有许多和课室组织，学生活动，教材处理有关，而这方面的研究一向被忽视，以致造成研究管研究，教学自教学的分化局面。要将研究和教学紧密联系，以提高华文教学的效率，开拓华文教学的第三路线，进行量化的课室研究，鼓励、促使、並训练华文教师在这个范畴中亲力亲为，是值得慎重考虑的。真正能帮助华文教师解决教学上的困难和问题，是能够从事量化的课室研究的华文教师。

要推行华文教师研究的量化，从而提高华文教学的效率，以下是几个具体的显而易见的建议：

一「课室研究」应该被编入华文教师训练课程。

二在职教师应该参加短期训练，掌握「课室研究」的基本技术。

三师训机构应该设立华文教学研究单位，负责策划、设计、推动和统合华文教师的教学研究。

四华文教学学刊应多鼓励、多发表经过量化的教学经验报导。

五国内及国际华文教师团体应该定期组织研讨会，着重量化的华文教学研究的经验交流。

六华文教师应该将量化的教学研究当作日常工作。



〔注一〕以本研讨会1989年8月31日为止初步名单中的百篇论文题目为例，分类结果，语文计划10·8%，语文分析26·1%，语文课程18·9%，语文教学37·8%，神经语言学1·8%，其他4·5%。前三项通常着重语文现象的归类，比较，如加以合并，得65·8%。至於语文教学论文，可预料，将有大部份提呈意见不一定有数据，而可以肯定的，可能大部份作者不是学校中的教师而是大专讲师。

〔注二〕曾志朗（1988）。开拓华语及研究的新境界：中国心理学应面对认知与神经科学的挑战。“迈进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新纪元”研讨会论文（1988年12月19—23日，香港）。文见《语文建设通讯》，1989年7月期，第18至40页。

#### 新加坡教育学院高级教育文凭（1989）学员作业

- 许良贵。分散听写和集中听写的比较。
- 沈汉源。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有不同效果吗？
- 沈海仕。集中练习和分散练习的影响。
- 郭耀龙。课前预习有助于篇章内容的理解。
- 林汉华。预习指导对学生语文学习的影响。
- 曾贵侨。对背记词语解释的质疑。
- 陈进国。如何加强学生对新词的记忆与应用能力。
- 黄永云。背记与不背记词语解释的不同。
- 陈颖伯。听写练习是否可以帮助学生对生字新词的记忆。
- 钟巧珠。传统教学与灵活教学对记忆及理解的影响。
- 杜玉珍。反复练习与强记词汇的不同效果。
- 李天安。小组活动对字汇学习的影响。
- 姜醒才。词语配搭对造句是否有帮助？
- 叶素慧。大意中心与词汇中心教学的比较。
- 陈鸿能。主动与被动学习词义的效果比较。

## 英文教学研究实例

Blanchard, Jay & Mikkelson, Vincent. (1987). Underlining performance outcomes on expository tex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0(4), 197-201.

Davey, Beth & McBride, Susan. (1987). Generating self-questions after reading: a comprehension assist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0(1), 43-46.

Guza, D. S. & McLaughlin, T. F. (1987). A comparison of daily and weekly testing on student spelling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0(6), 373-376.

Sears, Nedra C. & Johnson, Dale M. (1986). The effects of visual imagery on spelling performance and retention among elementary stud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9(4), 230-237.